

## 犹太研究在中国:学术话语的兴起及发展趋向

张倩红 魏通\*

【摘要】中国的犹太研究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强烈的现实导向。鸦片战争后,致力于救亡图存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犹太问题,早期的犹太研究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纳粹排犹的影响,来华犹太人增多,犹太学术话语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后,犹太研究呈现出新局面、新特征,但也存在片面化、标签化等现象,学术话语的深入化、科学化仍有待加强。

【关键词】中国犹太研究;上海犹太人;学术话语

犹太研究是指专门研究犹太文明的一门学问,具体包括犹太宗教、历史、哲学、文化、语言、文学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其时间跨度始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希伯来人出现,历经漫长的大流散时期,一直到当今世界。犹太研究具有典型的跨地域性与跨学科的特征。尽管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同为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两个民族交往的历史也已上千年,然而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才开始认知犹太人。经过一百余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犹太研究已跻身于主流学术界。相对于欧美国家,我国的犹太研究更多地受本国历史进程而非宗教或文化传统的影响,其发展路径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对犹太问题的关注

1840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西方列强依靠坚船利炮轰开了晚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将中国裹挟进了西方化的浪潮。值此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中国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亟欲寻求救国良方,他们对比古今中外的民族与国家,思考中国何以衰弱、欧美何以雄强。正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

---

\* 张倩红,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副校长;魏通,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0辑

下,犹太问题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线。1897年,晚清学者、外交官洪钧结合中外资料和训诂学方法开始探讨开封犹太人的历史与传承问题。<sup>①</sup>20世纪初,张相文、时经训、叶翰等学者对开封的犹太石碑进行了实地考察。<sup>②</sup>1920年,著名学者陈垣在《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中对开封犹太人进行了学理层面的深入研究,不仅首次全文刊载了开封犹太会堂遗存的3块碑文,还借助碑文和匾额、楹联的内容对犹太人进入开封的时间、挑筋教名由来、清真寺的沿革等各方面细节进行了翔实考证,具有超越先前的学术价值。<sup>③</sup>同时期,一些中国学者还介绍和评论了国际犹太人的流散历史和生存状况,尤其是《东方杂志》的刊文最为丰富。<sup>④</sup>至此,关于犹太问题的学术话语在中国已经初步形成,虽尚属起步阶段,研究深度和广度相对有限,但早期的犹太问题研究如同埋在地下的一颗种子,为后来的生根发芽打下了基础。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犹太研究具有以下特征。

## (一)以“犹太”为镜像警示亡国灭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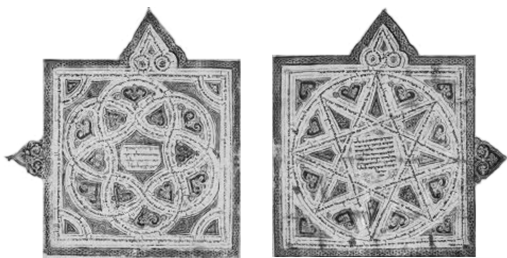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学以致用、学以致用的现实导向和强烈的家国情怀,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学者们以饱经流散之苦的犹太人作为警示亡国灭种的镜像。如1903年沙俄的排犹活动就引起了国人的关注与共情,此时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刚结束不久,晚清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中。《新民丛报》《大陆报》《经世文潮》等刊

① 参见洪钧 Hong Jun,《元世各教名考》[A Study on the Names of Various Religions in the Yuan Dynasty],《元史译文证补》[Supplement to the Trans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Yuan Dynasty],卷二十九[Vol. 29],田虎 Tian Hu 注(石家庄[Shijiazhuang]:河北人民出版社[He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0),393—394。

② 参见张相文 Zhang Xiangwen,《大梁访碑记》[Notes on the Steles of Kaifeng],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第7卷第3号[Vol. 7, Issue 3],1910,35—37;时经训 Shi Jingxun,《河南挑筋教源流考》[The Origins of Henan Judaism],于《自由报》[Zi You Bao],1913年1月2日、3日、5日、6日、10日、11日、12日、14日《自由文综》[Zi You Wen Zong]连载;叶翰 Ye Han,《一赐乐业教碑跋》[Judaism Steles],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第10卷第12号[Vol. 10, Issue 12],1913,2—6。

③ 参见陈垣 Chen Yuan,《开封一赐乐业教考》[Research on Kaifeng Judaism],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第17卷第5、6、7号[Vol. 17, Issue 5/6/7],1920。

④ 其中较有影响的包括:前刘 Qian Liu,《犹太人之帝国》[Jewish Empire],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第8卷第9号[Vol. 8, Issue 9],1911,17—19;威廉·屈兰德 William Trant,《犹太人与中国人》[The Jews and Chinese],钱智修 Qian Zhixiu 译,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第8卷第12号[Vol. 8, Issue 12],1912,39—46;君实 Jun Shi,《犹太人之未来》[Jewish Future],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第15卷第10号[Vol. 15, Issue 10],1918,44—55;升署梦 Sheng Shumeng,《犹太民族之现状及其潜势力》[Jewish Nation's Present Situation and Future],幼雄 You Xiong 译,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第18卷第12号[Vol. 18, Issue 12],1921,18—24;俞颂华 Yu Songhua,《犹太人与犹太的复兴运动》[The Jews and Zionism],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第24卷第17号[Vol. 24, Issue 17],1927,21—28;葛绥成 Ge Suicheng,《犹太人口的分布和其民族运动的概况》[The Distribution and National Movement of Jews],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第26卷第20号[Vol. 26, Issue 20],1929,113—123。



物都对这起排犹事件进行了报道或评论。革命家陈天华在《猛回头》中论及发生在沙俄的“血祭诽谤”，并发出警告：“怕只怕，做波兰，飘零异域；怕只怕，做犹太，没有家乡！”<sup>①</sup>1909年，康有为在亲眼目睹耶路撒冷哭墙外的犹太遗民后，颇受震撼，曾作千字长诗评述。在诗中，他先对犹太人在亡国千年后仍“临哭旦夕酸”表达同情与敬仰之情，认为“亡国皆有恨，惟汝（犹太人）有教贤”；进而阐释这一独特现象的原因在于散居犹太人坚守犹太教，“虽然犹太教，今犹立世间”；最后由彼及己，抒发自己“保教保国”的爱国情怀，“吾哀犹太人，吾回睨中原……睺睺涕被席，耿耿伤我神。愿告爱国者，犹太是何人”。<sup>②</sup>

从当时对世界犹太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考察犹太人的视角多基于反观自身的需要，实质上是一种中国本位的取向，反思犹太人流散各地、亡国亡家是为了警惕当时中国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这表明，中国的犹太研究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实用主义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救亡压倒启蒙”的主旋律所决定的。

## （二）关注犹太人与中国的历史交往

该时期中国犹太研究的另一个关注焦点是犹太人与中国的历史交往。历史上，犹太人很早即已来到中国。除上述学者对开封犹太人的考察外，张星烺、黄义、方豪、翁独健等学者对浙江、云南及其他地区的中国犹太人也关注颇多。<sup>③</sup>这批学者的研究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犹太人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犹太人来华的时间、中国犹太人来自何处及其来华路线、犹太人在中国的分布及迁徙状况、有关中国犹太人史料的研究等。

此外，20世纪20年代，我国政治界与文艺界的一些著名人物也曾留下与犹

<sup>①</sup> 陈天华 Chen Tianhua,《猛回头》[Meng Hui Tou],收录于《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Meng Hui Tou: The Collection of Chen Tianhua and Zou Rong](沈阳[Shenyang]:辽宁人民出版社[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4),16。

<sup>②</sup> 康有为 Kang Youwei,《耶路撒冷观犹太人哭所罗门城壁男妇百数日午凭城泪下如糜诚万国所无也惟有教有识故感人深远吾念故国辄为怆然》[Visiting Jews Crying at the Western Wall in Jerusalem],于《庸言》[The Justice]第1卷第12号[Vol. 1, Issue 12],1913,4—6。

<sup>③</sup> 参见张星烺 Zhang Xinglang,《古代中国与犹太人之交通》[Communication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the Jews],张星烺 Zhang Xinglang 编注、朱杰勤 Zhu Jieqin 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Com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Sino-Western Interactions],第3册[Vol. 3](北京[Beijing]:中华书局[Zhonghua Book Company],1978);黄义 Huang Yi,《中国犹太人考》[Research on Chinese Jews],于《文化建设月刊》[Wen Hua Jian She]第1卷第4期[Vol. 1, Issue 4],1935,74—78;方豪 Fang Hao,《浙江之犹太教》[Judaism in Zhejiang],于《国风月刊》[Guo Feng]第8卷第19期[Vol. 8, Issue 19],1936,84—86;方豪 Fang Hao,《清初云南之犹太人》[Jews in Yunna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于《益世报》[Yi Shi Bao]新第6期[New Issue 6],1939年1月22日;翁独健 Wong Dujian,《斡脱杂考》[A Study of Ortogs],于《燕京学报》[Yenchi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第29期[Issue 29],1940,201—219。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0辑

太人相关的文字。例如：陈独秀将上海某路商联会见利忘义的卖国行为比作“第二犹太人”<sup>①</sup>；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茅盾（沈雁冰）曾撰文介绍“新犹太文学”，并重点关注了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潘莱士（Perez）、肖洛姆·阿莱汉姆（Sholem Aleichem）等犹太作家的作品和文学主张。<sup>②</sup>

总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犹太研究具有鲜明的现实目标，尽管有时在论述犹太人时带有主观倾向，研究的科学性有待考察，但学者们的拓荒精神弥足珍贵。

## 二、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犹太学术话语的发展

1933—1941 年，为逃避纳粹迫害，大批德奥犹太难民来到上海，尤其是 1938 年“水晶之夜”事件后，来上海避难的犹太人达 2 万以上。<sup>③</sup> 中国和犹太人的现实联系增强，这无疑促进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犹太学术话语的快速发展。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感兴趣的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 （一）上海犹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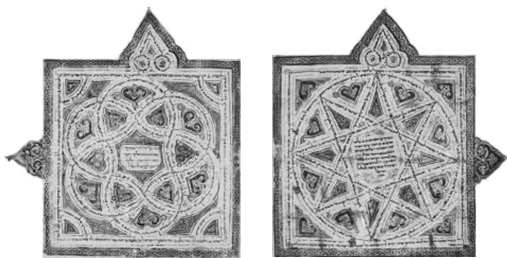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包括《申报》《大公报》《新闻报》在内的多家报纸对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生活情况进行了报道，为后来研究上海犹太人提供了珍贵资料。综合来看，当时报刊对上海犹太人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犹太人抵沪与受救济情况、犹太难民安置难题、犹太难民与其他族群关系等方面。此外，一些杂志也不时刊出知识分子对上海犹太难民的关注。例如，1939 年，贺益文在《犹太民族问题》中谈及日本与上海犹太难民的关系：“日本以德国的与国自居，对于逃亡上海的犹太难民也采取‘打落水狗’的办法，暗中邮递排犹宣传品。现在上海已经发现有用英语印成的匿名小册……后面署名为上海排犹三 K 党。”<sup>④</sup>高振清在《上海的犹太难民》中详细介绍了犹太难民来沪情况、救济犹太难民事业、犹太人就业与新闻杂志、移居云南计划等各方面问题，他在结尾写道：“犹太难民的大批来沪，虽正值我国国难时

① 陈独秀在文中称：“上海某路商联会，因为防备穷人抢他们的臭铜钱，便主张‘租界未收回以前可不顾主权，而于法典约章之外，都可委曲就商’。这算是第二犹太人。”参见陈独秀 Chen Duxiu，《第二犹太》[The Second Jews]，于《向导周报》[The Guide Weekly]第 80 期[Issue 80]，1924，643。

② 参见沈雁冰 Shen Yanbing，《新犹太文学概观》[An Overview of the New Jewish Literature]，于《小说月报》[Fiction Monthly]第 12 卷第 10 号[Vol. 12, Issue 10]，1921，60—69。

③ 参见潘光 Pan Guang 主编，《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论与模式》[A Study of Jewish Refugees in China (1933—1945): History, Theories and the Chinese Pattern]（上海[Shanghai]：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2017）。

④ 贺益文 He Yiwen，《犹太民族问题》[Jewish Nationality]，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第 36 卷第 12 号[Vol. 36, Issue 12]，1939，9—12。



期,民众生活异常艰苦的时期,但绝未遭受我国人的丝毫仇视,反而大家寄以同情,这足见我们中国人的气度宽大、待人和善之美德是何等的高尚了。”<sup>①</sup>1940年,《四友月刊》刊载了一篇名为《犹太难民在上海》的文章,讲述了犹太难民因虹口房租和食物相对低廉而寓居于此,并报道了上海犹太难民严守政治中立、不参与与中日斗争的态度,为避免惹祸上身,他们对德国纳粹政权也不做评论,不过德、奥两系犹太人内部则时常出现口角乃至相互殴打。<sup>②</sup>

## (二)世界犹太人生活情况

1933年纳粹推出排犹政策后,中国学者撰写和翻译了多篇讨论国际犹太人的文章。《德国“反犹太运动”的全貌》<sup>③</sup>详细介绍了《纽伦堡法》《雅利安条款》以及德国律师、医生、教师等群体的“雅利安化”。《哀犹太》<sup>④</sup>表达了对犹太人的同情,进而思考我国的民族组织力。1933—1945年《东方杂志》的多篇文章论及德、奥犹太人所受迫害,如潘楚基翻译的原美国驻德大使威廉·多德(William E. Dodd)的文章《犹太人在德国》(“The Jews in Germany”),报道了德奥境内犹太人受到的歧视与迫害,表达了对犹太人遭遇的同情:“除非目击在德奥两国犹太人民所受之虐待情状,欲认识纳粹排犹之范围及其激烈程度几为不可能……一整个种族为有系统之虐待所摧毁,作恶者非孤立之个人而为国家本身。”<sup>⑤</sup>胡纪常翻译的《犹太问题与德国经济》(“The Jews and the German Economy”)<sup>⑥</sup>从经济角度分析了驱逐犹太人对德国经济的危害。作为法西斯德国的盟国,意大利在犹太问题上同样采取迫害态度。《意大利犹太人所受的苛例》<sup>⑦</sup>一文记述

① 高振清 Gao Zhenqing,《上海的犹太难民》[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于《青年(上海)》[Qingnian (Shanghai)]第4期[Issue 4],1939,12—15。

② 参见尤利乌斯·鲁道夫 Julius Rudolph,《犹太难民在上海》[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潮迁 Chao Qian 译,于《四友月刊》[Si You Monthly]第1—9期[Issue 1-9]连载,1940。

③ 曹沛滋 Cao Peizi,《德国“反犹太运动”的全貌》[The Full Picture of Germany's "Anti-Semitic Movement"],于《血路》[Xue Lu]第19期[Issue 19],1938,302—304。

④ 万民一 Wan Minyi,《哀犹太》[Mourning for the Jews],于《南华评论》[South China Weekly Review]第4卷第12期[Vol. 4, Issue 12],1933,14—17。

⑤ 潘楚基 Pan Chuji,《世界各国著名杂志论文摘要:三、犹太人在德国》[The Jews in Germany],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第35卷第20号[Vol. 35, Issue 20],1938,89—91。

⑥ 胡纪常 Hu Jichang,《世界各国著名杂志论文摘要:五五、犹太问题与德国经济》[The Jews and the German Economy],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第33卷第11号[Vol. 33, Issue 11],1936,91—94。

⑦ 泽炎 Ze Yan,《意大利犹太人所受的苛例》[The Abuse of Italian Jews],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第36卷第4号[Vol. 36, Issue 4],1939,7。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0辑

了受希特勒影响的意大利在 1939 年实施的对犹太人的种种限制。《在苏联的犹太人》<sup>①</sup>介绍了苏联犹太人在“十月革命”前后的经济社会情况变化。该杂志还刊发多张反映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犹太人生活的照片。

### (三)犹太复国运动

自 19 世纪末至 1948 年以色列国建立,中国知识分子曾长期关注犹太复国运动。1897 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召开后,维新派创办的舆论阵地《国闻报》对其进行了报道,《湘报》和《蜀学报》都转载了报道内容。有些学者认为,1917 年《贝尔福宣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利用犹太人反对德、奥”而采取的措施。<sup>②</sup> 20 世纪 20 年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致信《以色列信使报》主编、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创始人尼西·以斯拉(Nissim Elias Benjamin Ezra),并把犹太复国主义称作“当今最伟大的运动之一”。<sup>③</sup> 一些杂志和报纸还介绍了 1934 年成立于苏联远东地区的犹太自治州,如《犹太人与远东犹太国》<sup>④</sup>认为它是犹太复国运动“实行建国的先声”,更多学者将其视为苏俄展示民族政策先进性的手段,如《犹太自治区》<sup>⑤</sup>等。关于以色列建国,发表于《民众》周刊的《犹太国》<sup>⑥</sup>一文给予了及时的报道与分析,认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巴勒斯坦战争”是帝国主义操纵下弱小民族的自相残杀。

综合来看,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犹太问题的关注已从以中国犹太人为主拓展到对世界犹太人的关注,犹太学术话语进一步发展,研究范围更广。但整体上,这一时期的犹太研究仍缺乏学理层面的深度分析,没有出现专注犹太学的学者或学术机构。

---

① 东序 Dong Xu,《在苏联的犹太人》[Jews in the Soviet Union],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第 28 卷第 18 号[Vol. 28, Issue 18],1931,7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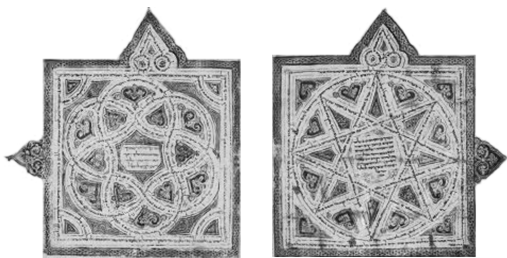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② 参见幼雄 You Xiong,《内外时评:贝尔福与犹太》[Balfour and Jews],《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第 22 卷 9 号[Vol. 22, Issue 9],1925,12;生伏 Sheng Fu,《犹太运动与排犹太运动》[Jewish and Anti-Jewish Movement],于《兴华周刊》[Xing Hua]第 13 卷第 14 期[Vol. 13, Issue 14],1933,8—11。

③ 孙中山先生在信中表示:“所有热爱民主的人士都将情不自禁地全心全意支持并热情欢迎复兴你们的伟大灿烂而历史悠久的国家,这也将是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这个国家也应拥有其民族家园的荣耀土地。”原信件在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存放,详情参见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数字馆藏, <https://blog.nli.org.il/en/sun-yat-sen/>. 访问日期:2022 年 6 月 24 日。

④ 闲六 Xian Liu,《犹太人与远东犹太国》[Jews and the Far East Jewish State],于《行健月刊》[Xing Jian Monthly]第 5 卷第 4 期[Vol. 5, Issue 4],1934,138。

⑤ 毛以炯 Mao Yijiong,《犹太自治区》[Jewish Autonomous Region],于《中苏文化杂志》[Sino-Soviet Culture Magazine]第 7 卷第 6 期[Vol. 7, Issue 6],1940,33—39。

⑥ 友伯 You Bo,《犹太国》[Jewish State],于《民众》[Min Zhong]第 2 卷第 20 期[Vol. 2, Issue 20],1948,18—22。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犹太研究的新趋向

20 世纪 80 年代,经过几十年的沉寂之后,犹太研究在中国大地再次兴起,中国学者不仅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国外名著,也出版、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学术成果。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学人投身于犹太研究,新人新作不断涌现,学术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犹太研究的特点可归纳如下:

第一,翻译著作领学术之先。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犹太文化热”,国人把了解犹太文化作为理解西方文化的窗口,并由此催生出一大批翻译、介绍犹太文化与历史的优秀著作。例如,顾晓鸣主编的“犹太文化丛书”,翻译并出版了 14 部国外有关著作;傅有德主编的“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翻译介绍了一大批犹太宗教、哲学、历史等方面的重要著作,目前已出版 16 本,其中包括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的《迷途指津》(*The Guide for the Perplexed*)与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犹太战争》(*The Jewish Wars*)等经典作品。此外,徐新与凌继尧主编的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sup>①</sup>也为后来的犹太研究提供了丰富养料。

第二,高水准成果不断增长,犹太研究逐渐进入主流学术界。学者们不断拓展并深化对中国犹太人、犹太哲学与宗教、犹太文明与异质文明间的交往、犹太启蒙与社会转型、反犹主义与纳粹大屠杀、犹太复国主义、美国犹太人、犹太文学等焦点问题的研究,其成果之丰富已引起学界关注。据中国知网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与犹太研究相关的核心期刊论文近 1800 篇,其中不乏高水准成果。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文章就有探讨中国犹太人的《关于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与《中国犹太人研究 80 年》,进行文明比较的《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人比较研究》,研究犹太社会转型的《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与犹太社会的现代

---

<sup>①</sup> 徐新 Xu Xin、凌继尧 Ling Jiyao 主编,《犹太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Judaica*](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3)。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0辑

转型》等等。<sup>①</sup> 发表在《历史研究》<sup>②</sup>《世界历史》<sup>③</sup>《哲学研究》<sup>④</sup>《外国文学评论》<sup>⑤</sup>等各领域权威刊物上的文章则更多。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关犹太问题的立项已有80余项,尤其是以潘光为首席专家的《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和以张倩红为首席专家的《犹太通史》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相关文章和国家级立项表明,新时期犹太研究已由改革开放前的小众领域逐步进入主流学术界。

第三,犹太研究的跨学科优势越来越明显。新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从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外国语言文学、社会生活等不同角度对犹太—以色列进行跨学科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卓著的成果。例如,王立新的《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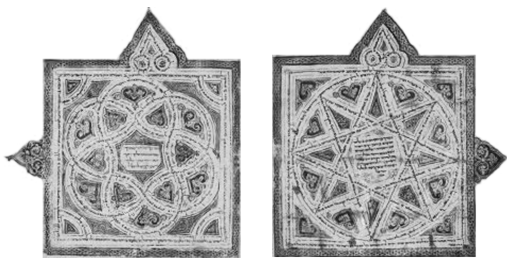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① 参见潘光旦 Pan Guangdan,《关于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Several Historic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Jews in China],于《中国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in China],1980第3期[1980, Issue 3],171—186;杨海军 Yang Haijun,《中国犹太人研究80年》[80 Years of Chinese Jewish Studies],于《中国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in China],1994第3期[1994, Issue 3],146—156;傅有德:《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人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Hebrew Prophet and the Confucian Sage],于《中国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9第6期[2009, Issue 6],20—30;张倩红 Zhang Qianhong、艾仁贵 Ai Rengui,《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与犹太社会的现代转型》[Trade Networks among Jews in Port Cities and the Modern Transition of Jewish Society],于《中国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19第1期[2019, Issue 1],181—203。

② 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研究》刊载的与犹太相关的文章至少已达14篇。其中研究古代犹太文明的如:宋立宏 Song Lihong,《古代的犹太铭文》[Ancient Jewish Inscriptions],于《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2005第6期[2005, Issue 6],147—159。研究近代犹太社会转型的如:张倩红 Zhang Qianhong、贾延宾 Jia Yanbin,《“犹太名人会议”与犹太教公会重组:拿破仑的犹太政策》[The “Jewish Celebrity Conference”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Jewish Sanhedrin: Napoleon’s Jewish Policy],于《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2008第6期[2008, Issue 6],155—166。研究美国犹太人的如:李晓岗 Li Xiaogang,《战后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盛衰》[Jewish National Cohesion in Postwar America],于《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1997第2期[1997, Issue 2],90—102。

③ 《世界历史》刊载的与犹太相关论文已达70余篇,其中研究异质文明交往的如:张倩红 Zhang Qianhong,《伊斯兰世界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交往》[Interactions Between Jews and Arabs in the Islamic World],于《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2006第6期[2006, Issue 6],4—13。研究犹太复国主义的如:王铁铮 Wang Tiezheng,《从犹太复国主义到后犹太复国主义》[From Zionism to Post-Zionism],于《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2012第2期[2012, Issue 2],4—14。

④ 《哲学研究》作为中国哲学界的权威期刊,经常关注犹太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载于该刊的有:傅有德 Fu Youde,《试论犹太哲学及其根本特征》[On Jewish Philosophy and Its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于《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Studies],1999第4期[1999, Issue 4],75—81。傅有德[Fu Youde],《希伯来〈圣经〉哲学思想初探》[A Preliminary Probe into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the Hebrew Bible],于《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Studies],2007第3期[2007, Issue 3],93—101,等等。

⑤ 载于该刊的论文包括:钟志清 Zhong Zhiqing,《阿格农的〈昨日未远〉与第二次阿里亚》[Agnon’s Yesterday Is Not Far Off and the Second Arria],于《外国文学评论》[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2017第4期[2017, Issue 4],131—148,等等。



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综合运用语言学、宗教学、历史学、考古学与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了古代犹太人的历史观念问题;傅有德的《犹太哲学史》运用哲学、宗教学与历史学方法系统地探究了犹太哲学的定义、特征及其发展脉络,是我国第一部犹太哲学通史。<sup>①</sup>近年来,犹太学人才队伍的壮大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

第四,青年学子成为犹太研究的生力军。随着中国学术的精细化发展,每年有越来越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选择犹太—以色列研究作为论文主题。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2019年、2020年国内与之相关的硕博学位论文分别接近30篇、50篇、70篇,内容涉及历史、政治、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sup>②</sup>硕博研究生是未来学术事业的担当者,其学位论文为犹太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这一时期的犹太学术契合了三个维度的现实需要。

第一,塑造世界史知识体系之需要。中国人的世界史意识始于“西学东渐”的时代浪潮。20世纪20年代以后,一批留学归来的青年学人开始传授“西洋史”或“东洋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建构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特别是1952年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促进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导向、以苏联范式为蓝本的学科体系,世界史学科也应运而生。然而,在各种“左”倾、右倾思潮的影响之下,再加上外语水平的普遍局限,世界史学科发展缓慢,特别是“十年文革”中,世界史专业往往被冠之为“崇洋媚外”的反动学术,导致教学科研活动趋于停止。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一大批专业化人才的涌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发展迅速,研究领域虽然不平衡,但基本上涉及全球所有地区,构建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犹太历史再次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学界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有:犹太民族的起源与发展、犹太历史的发展脉络、犹太人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反犹太主义的历史与现实、犹太人在中国的历史等等。

第二,文化反思与比较之需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际上兴起了文化反思、文明自觉的浪潮,伴随着全球化、西方化的大趋势,文化发展出现了两种导向: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更加强势,一种是不同民族文化普遍出现分

<sup>①</sup> 参见王立新 Wang Lixin,《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Studies in Ancient Hebrew Literary Selections, Historical Framework, Historical Worldview](北京[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傅有德 Fu Youde,《犹太哲学史》[History of Jewish Philosophy](北京[Beijing]: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8)。

<sup>②</sup> 参见张倩红 Zhang Qianhong 主编,《以色列蓝皮书: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2020/2021)》[Blue Book of Israel: Annual Report on Israel's National Development (2019/2020/2021)](北京[Beijin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19/2020/2021)。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0辑

离、分化、分裂甚至碎片化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如何建构自身的政治话语体系、如何塑造本民族的灵魂尺度与集体记忆就成为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因此,文化交往、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全球热点,与此同时,日益强大的中国也需要在国际上建构一种话语来表达中华文明、中国传统、中国模式。基于这样的大背景,犹太人与犹太文明再次引起中国人的浓厚兴趣,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是:小小的犹太民族为什么能对人类历史作出如此巨大的精神贡献?犹太文明流而不散、毁而不灭的动力源泉何在?犹太人如何能够走出传统社会,在现代化大潮中游刃有余?以色列国家为什么能在极端复杂的自然及地缘政治环境中发展强大、表现卓越?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哪些异曲同工之处?中国人应该从比较视域中汲取哪些精神营养?围绕这些问题,中国学术界一方面翻译、介绍了国外学者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也推出了一系列新成果,把犹太研究推向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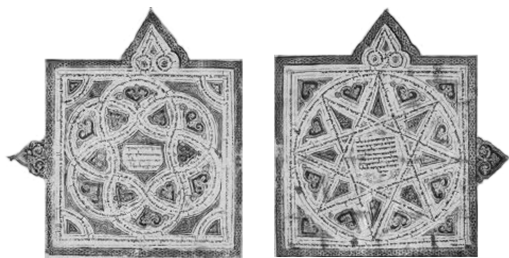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第三,建设创新型国家之需要。21世纪以来,随着中以经贸往来的发展以及两国关系的持续向好,以色列民族国家建构的成效尤其是经济与科技、教育的发展引起了中国人的浓厚兴趣。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建立,以色列作为创新型经济体的发展历程以及经验成为中国犹太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学者们认为,以色列在增加教育投入、提高研发能力、增强技术转化、完善法治体系、积聚人力资源、加强国际合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积累的经验对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总之,新时期的犹太研究与我国经济、科技发展需要相契合,多维度的现实需要推动了犹太研究在我国快速发展。

## 四、存在问题及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犹太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在历史学、哲学、宗教学、文化学等诸多领域,犹太学术话语不断地从边缘走向中心,从而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但客观来看,目前仍存在一系列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主要问题有:

第一,浓厚的主观预设容易导致片面的犹太认知。犹太人问题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是在两个大前提之下:一是“开眼看世界”的风潮,二是改革开放的大潮。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潜在的问题预设是:我们需要什么?犹太人可以提供什么样的镜鉴与经验?在“开眼看世界”的风潮中,我们的期望是不重蹈“犹太亡国之覆辙”,“保族保群”,延续文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们的学术话语注重营造犹太人的聪明才智、商业智慧与理财能力。在这样的预设下,中国的犹太历



史与文化研究,一开始就被附加了浓厚的“经世致用”与“现实关照”传统,这种情况符合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但过多地拘泥于自身的价值诉求,就容易形成典型的实用主义立场,容易忽略甚至误解犹太历史及文化体系中的其他重要内涵,从而形成片面的犹太认知,长此以往势必影响我们的学术视野、学问境界与学科建设。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对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多样性的研究成为文化研究中的热门选题。中国的文化研究要想早日与国际社会接轨,就必须更多地超出自我、跨越局限,去习惯与把握国际学术界的流行话语与普遍规则。

第二,标签式的学术结论掩盖了鲜活的历史场景。曾任世界犹太人理事会主席与美国犹太裔联合会主席的杰克·罗森(Jack Rosen)指出:人们的习惯是根据某一民族的才能、成就、社会贡献或道德水准,用某种文化标签来描述和刻画一个民族的共性,但这“就如同想要通过计算机桌面图标来理解其代表的复杂程序一样愚蠢至极。其实,只需要点击一下计算机图标或者打破成见,您就会发现在简单化的描述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复杂的东西”<sup>①</sup>。说起犹太人的民族特性,许多中国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他们的“聪明”与“富有”,而对许多犹太人来说,他们会十分警觉地分辨这样的看法是由衷赞美抑或弦外有音?就“聪明”而言,尽管该术语在中文字典中并无贬薄之意,但在西方文化的情景中,“聪明”与“狡猾”甚至“奸诈”之间的区分并不明确,常常使犹太人立刻联想起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笔下的自私透顶、狡黠至极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Shylock),而这已成为千百年来在基督教世界流传最广、影响最甚的犹太人形象。就“富有”而言,尽管犹太人自己常常并不真正避讳金钱对个体生存与民族延续的独特作用(如海涅把金钱比作“犹太人的上帝”“袖珍祖国”“文化疆域”),但对于非犹太人谈论“犹太钱”却十分警觉、高度紧张。因为自中世纪以来直至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对于“犹太钱”的聚焦与放大一直是形形色色的反犹太主义的前奏与借口。又如,有些中国学者过分强调犹太人是从不被同化的民族,而开封犹太社团的消失具有犹太历史上的唯一性,以此来证明儒家文化的宽容性。这种典型的“中国化”思维忽略了犹太文化中的另一种客观现象:尽管界定身份、抵御同化一直是散居犹太人的主要任务之一,但犹太人中间的同化改宗却屡见不鲜,希腊化时期犹太世界的分裂、“哈斯卡拉”之后的犹太改宗潮以及当代美国犹太社会的同化潮无不体现了这一点。可见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对一些历史事件的价值判断过于简单化、教条化、概念化;一些成果不仅僵化、空洞,甚至存在主观

<sup>①</sup> 杰克·罗森 Jack Rosen,《犹太成功的秘密》[Jews: The Secrets to Their Success],徐新 Xu Xin 译(南京[Nanjing]:南京出版社[Nanjing Publishing House],2008),1。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0辑

臆断替代历史事实的现象。

第三,学术研究的整体性、理论性有待提升,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中国的犹太研究起步晚,底子薄,主要表现在专题性研究成果较多,主要集中于犹太教、犹太哲学、犹太文化、犹太文明、当代以色列国家等诸多方面,还有很多重要领域尚未触及,许多核心问题未能展开研究;整体性研究不够,思想性分析不足;从业人员缺乏多种外语功底,史料的挖掘与利用受到局限;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知识体系,中国的犹太研究普遍缺乏理论体系,学科建设仍任重而道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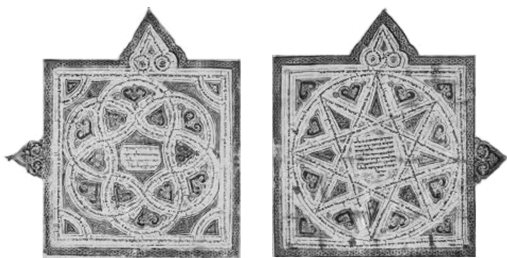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展望未来,中国的犹太研究需要汇集更多的力量,更好地发挥跨学科优势,多方位地激活学科的内生动力。主要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注重运用新资料。犹太民族散居多地,犹太历史与居住国的历史相互交织,历史资料也呈现于不同的语言环境中。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与犹太研究的深化,越来越多的新史料被呈现出来,特别是近年来,大量的研究文献被数字化,互联网史学、数字化历史对犹太史研究无不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新资料的发掘与运用越来越成为拓展犹太研究的基础。

第二,注重借鉴新方法。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民族主义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来源于欧美的文化理论与史学思潮不断解构着犹太中心主义话语体系,民族主义史观遭遇来自欧美犹太世界、以色列国内的少数文化精英以及少数族裔的强烈质疑,史学反思浪潮不断涌现。学者们强调要建构完整意义上的犹太历史,学术研究的视域不断被拓展,研究方法也越来越丰富,文明史研究的方法、区域研究的路径以及社会文化史、记忆史、心态史、身体史等方方面面无不在犹太研究中得以呈现。因此,吸纳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方法是深化犹太研究的关键。

第三,注重吸纳新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犹太研究不仅建构了比较成熟的知识体系,而且在很多方面引领世界学术。相对而言,中国的犹太研究学术成果的“质”与“量”都亟待提升,因此,要不断壮大研究力量,吸纳前沿成果,尽可能避免“自说自话”,力求实现与国际学术界的交融与互动。

第四,注重完善学术体系。当今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已成为常态,学术研究的使命就是要呈现人类的思想智慧,探讨文明成长的逻辑理路,发现其等价性与平等性、整体性与历史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大力提升犹太研究的科学性、思想性、深入性、规范性,同时在研究理路与表达范式上又要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总之,中国特色犹太研究学术体系的深化与完善是学术发展的自身要求,也有益于我们的文化建构与文明复兴。



##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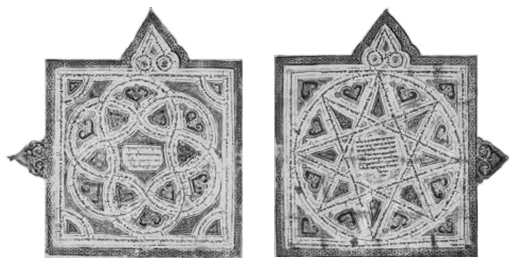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1. 杰克·罗森:《犹太成功的秘密》,徐新译,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年。
2. 陈天华:《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3. 傅有德:《犹太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4.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5. 潘光主编:《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论与模式》,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
6. 王立新:《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7.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8. 张倩红主编:《以色列蓝皮书: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2020/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2020/2021年。
9. 朱维之主编:《希伯来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10. 尤利乌斯·鲁伯夫:《犹太难民在上海》,潮迁译,于《四友月刊》,1940年第1—9期。
11. 威廉·屈兰德:《犹太人与中国人》,钱智修译,于《东方杂志》,1912年第8卷第12号。
12. 升署梦:《犹太民族之现状及其潜势力》,幼雄译,于《东方杂志》,1921年第18卷第12号。
13. 艾仁贵:《塑造“新人”:现代犹太民族构建的身体史》,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5期。
14. 曹沛滋:《德国“反犹太运动”的全貌》,于《血路》,1938年第19期。
15. 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于《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5、6、7号。
16. 东序:《在苏联的犹太人》,于《东方杂志》,1931年第28卷第18号。
17. 陈独秀:《第二犹太》,于《向导》,1924年第80期。
18. 方豪:《浙江之犹太教》,于《国风月刊》,1936年第19期。
19. 方豪:《清初云南之犹太人》,于《益世报》,1939年新第6期。
20. 傅有德:《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人比较研究》,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21. 傅有德:《试论犹太哲学及其根本特征》,于《哲学研究》,1999年第4期。
22. 傅有德:《希伯来〈圣经〉哲学思想初探》,于《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0辑

23. 高振清:《上海的犹太难民》,于《青年(上海)》,1939年第4期。
24. 葛绥成:《犹太人口的分布和其民族运动的概况》,于《东方杂志》,1929年第26卷第20号。
25. 贺益文:《犹太民族问题》,于《东方杂志》,1939年第36卷第12号。
26. 胡纪常:《世界各国著名杂志论文摘要:五五、犹太问题与德国经济》,于《东方杂志》,1936年第33卷第11号。
27. 黄义:《中国犹太人考》,于《文化建设》,1935年第4期。
28. 君实:《犹太人之未来》,于《东方杂志》,1918年第15卷第10号。
29. 康有为:《耶路撒冷观犹太人哭所罗门城壁男妇百数日午凭城泪下如糜诚万国所无也惟有教有识故感人深远吾念故国辄为怆然》,于《庸言》,1913年第1卷第12号。
30. 李晓岗:《战后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盛衰》,于《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1. 毛以炯:《犹太自治区》,于《中苏文化杂志》,1940年第6期。
32. 潘楚基:《世界各国著名杂志论文摘要:三、犹太人在德国》,于《东方杂志》,1938年第35卷第20号。
33. 潘光旦:《关于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34. 前刘:《犹太人之帝国》,于《东方杂志》,1911年第8卷第9号。
35. 沈雁冰:《新犹太文学概观》,于《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10号。
36. 生伏:《犹太运动与排犹太运动》,于《兴华周刊》,1933年第14期。
37. 时经训:《河南挑筋教源流考》,于《自由报》,1913年1月2日、3日、5日、6日、10日、11日、12日、14日《自由文综》连载。
38. 宋立宏:《古代的犹太铭文》,于《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39. 万民一:《哀犹太》,于《南华评论》,1933年第12期。
40. 王铁铮:《从犹太复国主义到后犹太复国主义》,于《世界历史》,2012年第2期。
41. 翁独健:《斡脱杂考》,于《燕京学报》,1940年第29期。
42. 闲六:《犹太人与远东犹太国》,于《行健月刊》,1934年第4期。
43. 杨海军:《中国犹太人研究80年》,于《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44. 叶翰:《一赐乐业教碑跋》,于《东方杂志》,1913年第10卷第12号。
45. 友伯:《犹太国》,于《民众》,1948年第20期。
46. 幼雄:《内外时评:贝尔福与犹太》,于《东方杂志》,1925年第22卷第9号。



47. 俞颂华:《犹太人与犹太的复兴运动》,于《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7号。
48. 泽炎:《意大利犹太人所受的苛例》,于《东方杂志》,1939年第36卷第4号。
49. 张倩红:《伊斯兰世界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交往》,于《世界历史》,2006年第6期。
50. 张倩红、艾仁贵:《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与犹太社会的现代转型》,于《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51. 张倩红、贾延宾:《“犹太名人会议”与犹太教公会重组:拿破仑的犹太政策》,于《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52. 张星烺:《古代中国与犹太人之交通》,于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1930年初版)。
53. 张相文:《大梁访碑记》,于《东方杂志》,1910年第7卷第3号。
54. 钟志清:《阿格农的〈昨日未远〉与第二次阿里亚》,于《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